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四十回 銀安殿笑接彩球

卻說那馬俊在路趕路不提。且表常柳二人在路，前後二起，到了長安，不意常公子升了吏部，被米御爺奏了一本，保舉常洪柳滂均才公征寇去了。二生只得住書院，在內等候堪師回朝。常柳二生時常在外遊玩。一日在街坊，只聽得三三兩兩傳言道：「這場大富貴不知那個有福之人來受用。」遂常柳二生向一老者道：「這些人亂哄哄的往那裡去？」老者道：「皇上有個公主，年方□八，大信擇定今日拋打采球，得者便是駙馬。二位何不去走走？倘有天緣亦未可知。」常讓對柳緒道：「賢弟前妻已故，你何不去走走，得了彩球豈不是好事？」柳緒道：「不可妄想，我二人只去看看罷。」二人帶書童，到彩樓前，果然是光燦燦鮮明□分齊正，只見守樓八個太監，花紅錦衣，各執黃旗，還有幾□人，是巡欄的太監。場外是御林軍，那公侯、伯子、蔭襲、公子、士民人等，不計其數。誰敢喧嘩？只等午時公主方才出宮，拋打采球。忽見一內監手執黃旗，說：「皇上有旨，在場文武官員後裔士民人等，凡有家眷者，不許進場，如違候誅。」言完去了。那些有妻室無貌者皆紛紛出場，常讓道：「愚兄別你了，明日到駙馬府來賀喜。」柳緒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兄何必戲弄小弟。」常讓道：「兄不妨去碰碰機會。」柳緒道：「雖是這樣，我一人怎好在此？」常讓道：「我是不敢違旨。」柳緒道：「小弟量也無福，不妨一同回去罷。」常讓道：「豈有料得不中的，恐有居位亦未可知，賢弟在此，我出去了。」柳緒遂帶了書童，遠遠站著，午時，彩樓上走出八名妃子，擇了香案，捲起珠簾，只聽一派音樂，皇上駕臨，又見太后與娘娘宮娥俱上彩樓，皇太后命公主拈香，禮拜天地。禮畢，旁邊妃子捧上一個金絲盤兒，內放著五色彩球，玲瓏好看，有八條繡帶，那帶上有金鈴四個。皇太后將彩球遞與公主，公主接在手內，公主移步，香飄風聲步動，來至前邊，貌出唇面，猶如天仙一般。那下面看的人，暗道：好個公主，不知是誰的福。眾人思議紛紛。只見那公主把球向空中一拋，眾宮女即扶公主，同太后及正宮娘娘下樓升輦，仙樂攸揚回宮去了。那球在半空中，如神人捧著，飄飄揚揚，或東或西，引得那呆公子、蠢士民，個個仰頭伸手，東奔西跑想接彩球，惟有柳生站住不動，看著他們搶那彩球。忽然見那彩球猛往西一飄停當，剛剛打著柳緒的頭，那三□二個金鈴，叮叮噹噹響了一陣才住，遂落在柳生身上，要解也難解下來了。只見有幾□個人，飛奔來要搶彩球，幸有巡場的太監，那裡容得這般人胡鬧。遂手執黃棍亂打，說道：「搶球的是誰，與我拿著。」那知是米府家丁，被打不過，只得退下去了。米相的兒子死了，把史通承繼為子。

米相心想篡位，故叫眾家將扮成公子，那個得了彩球，都是讓史通的，史通做了駙馬就好借公主之勢相行的了，有了史通在內，自己便好舉事的了。誰知天理不容，又被太監護著，這得彩球的人，史通看原來就是柳緒，心中越發氣悶。劉交在史通耳邊說到：「太爺不要緊，都在門下身上，包管駙馬還是太爺做。」史通只得領了家丁回去。那些太監早把柳緒抬了飛奔午門，這書童不知好歹，嚇得溜了去了不提。

且說，太監到了午門，放下柳緒，老太監進宮起奏天子，皇上隨即登殿，傳宣文武公卿侍立兩旁，米相立在一旁，認定彩球是史通得了。及至一看，不勝大驚，只見駙馬要到金鑾殿上叫萬歲，天子見柳緒面如脂粉，唇似塗朱，侈雅風流，天子大悅。柳緒口稱：「臣係浙江杭州府人氏，臣父柳滂官居禮部，隨征去了。臣叫柳緒。」天子道：「原來是柳滂之子。」心中大悅，想道：「外貌雖好，不知內才如何？」天子便問：「卿年□幾歲？平日作何事業？」柳緒奏道：「臣少年時，父命攻書已入洪門。年□八歲。」天子聽得柳緒□八歲，公主少兩歲，心中更喜。又問道：「寡人有一題，卿若能作，即作文章一篇，呈朕看閱。」柳緒奏道：「萬歲旨意，焉敢有違，求萬歲賜題。」

天子賜柳緒平身，太監擺子書案在於殿前，柳緒立於案前，天子賜題是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」一句，柳緒領題一看，舉筆書箋，並不思想，一刻工夫，已完篇，俯伏呈於皇上，皇上命太監將卷子捧到龍案上。天子看了一遍，真是字字珠玉，出言錦秀，忽見太監走來奏道：「皇太后有旨，即宣駙馬爺進內宮。」

太監遂領柳緒進宮朝見。太后見柳緒眉清目秀，唇紅面白，心中甚喜，問道：「卿能詠詩否？」柳緒奏道：「少知一二。」命太監取過文房四寶，賜柳卿坐下，那柳緒謝恩，又賜香茶一盞，飲畢。太后道：「今當中秋佳節之時，以秋景為題，賦七言律一首。」柳緒領旨，拂紙濡筆，一揮而就，並不思想，賜宮女呈太后，與正宮娘娘一看。

詩曰：蕊瑞花開別樣秋，疏桐依舊鳳來投，一輪冰鑿臨金闕，萬樹天香護玉樓。

西女停車仙樂奏，飛球慢舞彩雲悠，

尚郎今以清都景，不戲蓬瀛不復游。

此八句詩做好，用箋騰抄齊畢，走上金階，呼聲「太后娘娘」，將箋遞上：臣柳緒恭呈御覽太后與娘娘看畢，稱贊不已。太后命太監領駙馬到宮樓聽旨。去不多時，內宮傳旨道：「皇上有旨，先召駙馬進府，候□五日完婚。」太監領旨，送柳緒去了，那同柳緒相好之人，無不歡喜。但米中立心中氣悶，同眾門生在相府坐看埋怨史通無用，有劉棟在旁道：「相爺休怪公子，實因那內監攔的凶。」

如今有一計，難得公子後日與柳緒無二樣，門下看來，要謀駙馬在掌之中。」米相道：「那柳滂又與老夫作對頭，得皇上恩准，如今他兒子做了駙馬，柳滂回來，他父在殿上一本呈在宮內，老夫焉得不受他累，不知你有何計策，可得大事？」劉棟在米相耳邊言明：「為今之計，要相爺親去，帶銀百兩擇馬一匹，著人在外面僻靜處，放下一張梯子，將他騙出來，叫他奔南門避去，再著家丁趕上，前去殺了他，即將公子撮進府去，守門太監那裡知道，請相爺上裁。」米相爺聽了大喜，妙計妙計。

一面假做起邊報凶信，一面命家丁牽馬取梯子，在僻處伺候，米相爺帶子銀子，故作慌張之狀，來到駙馬府前，守門太監，見是米相爺就不攔阻。米相入了後堂，與柳緒見禮坐下，內監獻茶等。柳緒道：「晚生有何德能，敢勞老太師深夜降臨？」米相爺把眉一皺，說道：「老夫尚未來賀駙馬，因有邊報到了，故此來遲。且有一件機密大事來報駙馬，駙馬可令內監到前面去，老夫好說的。」柳緒便吩咐內監暫退，米相爺離坐，把門掩避，在袖中取出假邊報遞與柳緒道：「駙馬看此便知。」柳緒展開一看，卻是報聞常洪柳滂順了海寇，嚇得柳緒魂飛魄散，雙膝跪下說道：「求米相開一線之恩，救晚生一命。」米相扶起說道：「你父與老夫不薄，我恐明日聖上震怒，不便解救，故此黑夜前來。為今之計，救你逃難之人，只是但可惜米府之名。」柳緒道：「如今父為反逆，還說什麼彩球，不知何計可逃？」米相爺道：「那前後門是走不得的，恐太監們阻攔，必須要鑽牆而逃，外面已安排了梯子，並快馬一匹，等候你，你可出南門並無阻擋逃走。白銀一百兩與你帶為路費。」柳緒接過銀子，感謝不盡，米相爺同到後牆下面，並無接腳之物，來到假山上面，見楊柳覆牆頭，柳緒一看，果然一張梯子，竟爬下去，那家丁低聲說道：「相公來了，駙馬在此。」柳緒忙跨上馬，家丁又指他向南門去路，急急而逃。家丁見他去了，才把史通從梯上送進府去，自搬梯子回去了。米相爺見史通來，方開了中門，假作賓主之狀，假駙馬送出相爺去了。太監們一時那裡辨得出真假來，劉棟又忙催家丁，趕出城去殺那柳緒。未知後來吉凶如何？且看下回即知分解。